

# 那年结婚凑“大件”

□刘卫

我和女友谈了三年的恋爱。感觉彼此情投意合，能够将自己托付给对方后，得到了岳父的初步“恩准”。我们把婚期定在那年的国庆节。岳父强调，直到把我所有结婚所必需的“大件”都落实好，他才会对宝贝女儿开“放行单”。

这也不怪岳父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。谁都爱讲面子，不想让女儿嫁过来受罪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婚房和一套当时最流行家具是必需的。好在我在外贸好单位供职，拿了结婚证打了申请，公司就给我分了“团结户”房型。我自己找木料，请人打了一整套“捷克式”的组合家具。按通常情形，如女方经济情况不好，男方把购置好的电视、冰箱、自行车等“大件”事先送过去作为嫁妆，在街坊和沿途“亮相”后再拖回新房里来。

正值七月，骄阳似火，热浪滚滚。为如期娶回娇妻，我工余都泡在弄这些“大件”上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好在有一些要好的同事和朋友在帮我。市面上商

品供应不充足，一些上得了台面的东西还得靠门路，托关系。我只得一样一样地想办法解决。

先是想搞两辆名牌自行车。我想起在县城当“小官”的父亲。他一生正气，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谋过私利。我专程回家，道出了苦衷，加上母亲从中“劝说”，父亲终于松了口，破例找在供销社当主任的老战友，弄了一辆凤凰牌的女式单车，另一辆是本土产的“名车”。父亲笑曰，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，甘愿“犯一次错误”，晚节不保。

当我把自行车弄回省城，女友当时简直有些喜出望外，这可是能闪亮登场的重磅陪嫁之一啊。紧接着，我又马不停蹄筹办别的大件。那时一般家庭都配黑白电视机。只要是彩电，不管什么牌子或型号，在市面上都供不应求，供应要凭计划。冰箱更是稀罕物。岳父对我最低的要求，一定要弄一台彩电。如果有台冰箱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

那一阵，我托同事找熟人，四处想办法，结果都是让我等，没有多大的把握，至少要等到



次年的元旦才有确切的消息。

正当我万般失望之时，单位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鉴于我业务能力突出，英语功底好，派我当总公司出国小组的翻译。短期返回后，政策上允许相关人员购买一件免税的进口电器。和岳父和女友商量后做权衡，觉得买一台冰箱更适合。彩电由娘家人自己解决。最后我才知道，女友临时跟舅舅家借了台大彩电撑门面，办完婚礼就还回去。

金秋十月，艳阳高照，微风

送暖，喜事临门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迎娶新娘。鞭炮声起，谈笑阵阵。女友泪眼婆娑地跟家人话别。随着队伍前行的是十几辆披红挂金的三轮车，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嫁妆。在街坊邻居啧啧的称奇声中，岳父红光满面，觉得很有面子。

看着那些不管是凑还是“借”来的大件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不过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和妻子也由此开启了人生的甜蜜而幸福之旅。

## 小姨

□青庆

小姨是我母亲的堂妹，是六姥爷最小的闺女。小时候去姥姥家经常见到她，喊她小姨的时候，她也不回应。她从来不喊我“外甥”，大概不好意思。她比我小两岁，也算是同龄人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小姨和我编在一个班。从不与我说话，我却“小姨小姨”地喊得比蜜浆甜。小姨只是笑笑，从不以长辈自居。她有时喊我的名字，不以长辈喊我的奶名。小姨在班上从不多说话，性格显得有些内向。

初一的时候，小姨辍学回家。为奔一个好前程，小姨到吉林投奔他的哥哥。他哥哥在吉林驻军是一个基层军官。在故乡人眼里，堂舅是一个有出息的人。小姨投奔他，也正因为如此。

堂舅没有能力安排小姨的前程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农村女孩，想到城里混个前程，除非堂舅手眼通天，否则以一般人的能力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小姨在堂舅家住了大半年，成天无所事事，还增加堂舅负担。堂舅家的月粮，总是不够吃。堂舅说不出啥，可那个堂舅妈却是有意无意甩脸子给小姨看。堂舅看在眼里，却也没法说啥，一个是自己亲妹，一个是自己老婆。两头让他都无法取舍。

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，堂舅决定将小姨嫁去吉林农村。因为堂舅知道，吉林农村比家乡农村更容易让人吃饱肚子。那年头，吃饱肚子大概是人的第一需要。有了这个想法，堂舅经常在小姨面前说东北农村的好。把小姨说得迷迷糊糊，同意在吉林农村找找看。小姨原先想嫁在城里的想法，简直如上天摘月。首先户口不好解决，城里人不敢要。嫁个岁数大的老男人，小姨又不甘心。

于是，堂舅找到我的亲舅舅哥儿俩商量，给妹妹在农村找对象的事。两人都不是农村人，唯我亲舅舅认识几个农村人。在两个舅舅的安排下，小姨看了几个，都让小姨不可心。小姨的性格虽然内向，但心气很高，在家乡的公社里，是全公社乡花。许多条件好的人想求，还没来得及，小姨就上了东北。

看看在东北找对象也不容易，小姨决定回家乡。人总是怀揣着梦想去追求，最后在追求中看到自我。于是，在一个浓雾笼罩江城的身上，两个舅舅送小姨上了火车。此后拍了一封让家里接站的电报。一个星期后，舅舅们接到家里电报，没有接到小姨，也没有小姨的任何音信。两个舅舅慌了，明明送上火车，怎么会丢了昵？小姨能上哪里去呢？从此杳无音信，一晃二十多年，小姨人间蒸发了。

两个舅舅，从此背负着一生的愧疚。

又过了十多年，六姥爷突然收到一封发自济南的陌生电报，让六姥爷派人接站，六姥爷感到奇怪，但还是派人去，接回的竟是小姨和她的丈夫，还有她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。

原来小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到北方出差的和堂舅一样的基层军官，二人在火车上处对象，胆儿大的小姨竟跟着那军官下了广西。那时的广西前线，正在和越南打仗。小姨有意不和家里联系。直到自己年岁大了，才想起回家乡看看。带着丈夫和孩子乘飞机到济南，再从济南转回家乡。家乡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两个舅舅听信，风急火燎地赶回家乡，拉着小姨的手，喊一声“妹妹”，泪水像决堤的河，那个哭啊，我亲舅舅竟哭出脑出血。兄弟俩几十年背负着的罪恶感，随着妹妹的突然出现，瞬间化成汹涌的江河。接下来小姨“送走”堂兄，我的亲舅舅，之后小姨跪在坟前久久不愿离开。她同样为自己当年负气而深深愧疚。

这，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。



秋天来了，这样的绿叶估计就要落了，在秋天来临之前，跟随白鸽再看看这片绿色。 竹林听风 摄

## 父亲的“存折”

□李桂霞

父亲老了。其实父亲也不算老，刚刚65岁，他得了帕金森老年症。父亲容易忘事，很多亲戚朋友他也不认识了，有时候连我这个女儿都不认识。父亲喜欢钱，他整天念叨“存折，存折”，抱着个茶叶盒子寸步不离。

“存折”装在茶叶盒子里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父亲都抱着那个盒子。我也没多想，父亲老了就让他任性一回。

前不久父亲摔了一跤，母亲打电话让我去医院。我来到医院看到父亲已经睡着了，他的脸上挂着笑容，双手紧紧抱着那个茶叶盒子。随着父亲的呼吸，茶叶盒子也起起伏伏，像一叶漂荡在湖面的小舟。

父亲是个普通工人，母亲没有工作，家里没有多少积蓄我是知道的。我结婚买房时，二老把棺材本都给我了，父亲还会藏私房钱不成？

晚上我在医院陪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半夜醒来时发现父亲坐在床上。茶叶盒子敞开着，床上倒像个杂货铺，有核桃皮做的小乌龟，粉红色的发卡，打火机，几张照片，掉了耳朵的小兔子……就是没有存折，看到这些物品，我忍不住

流下泪来，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小鸟龟是3年级寒假时父亲陪我做的，发卡是父亲送我的11岁生日礼物，钢笔是我得三好生的奖励。打火机是我第一份工资送给父亲的礼物，小兔子是儿子扔掉的玩具，还有几张我儿时的照片。原来父亲的“存折”储存的是他老人家对我深深的爱，从童年到少年，再到上班，结婚成家。

平时上班，照顾孩子，我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，每次打电话父亲都说很好。父亲把对我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，储存在他爱的银行里。母亲说父亲想我的时候就会搬出他的“银行”，翻看爱的存折。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满头白发的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如数家珍般一遍又一遍细细端详着那些充满爱的物品，回忆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那一刻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想起了一句话：母爱是水，父爱是山。被我遗忘的一些东西，却被父亲视作珍宝似的储藏起来，慢慢累积成一座爱的大山。岁月冲垮的只是父亲的记忆力，但不能改变“存折”里储存的深深父爱。

## 母爱，都在将就

□蔡源霞

那天一大早起来，儿子说早点想吃我做的烤蛋糕。我顿时一愣，冰箱里还放着昨天晚上蒸的肉包，他居然要吃烤蛋糕。

“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吃啊，昨天晚上都梦到了。”儿子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无奈，我瞪了他一眼，还是去厨房打蛋筛粉准备做蛋糕，谁叫我是当妈的呢。烤蛋糕的时候，想起《何以笙箫默》里何以琛的那句台词“我不愿意将就”倾倒了多少女人的心，但也只能是爱情，如果是母爱，那自孩子一出生便是数不尽的将就了。

我对儿子如此，母亲对我何尝不是如此。

记得读书的时候，有一段特别喜欢白色的衣服，可对于读书的孩子来说，白色是多么要不得的颜色，稍微沾上一点墨水，那可是特别难洗的。母亲不止一次地说，如果我要买白色的衣服，就让我自己洗。可最终，还是给我买了白衬衣，白裙子，白鞋白袜，甚至连裤子都是白色的，她一边买一边恼：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。”

再到后来，要嫁人了。母亲对男友不满意，看着我欲言又止了许久才说：“你就不能另外再找一个？”我点头道：“可以

啊，那你能保证再找一个比这个好的吗？”母亲当然不能保证，只能唉声叹气地给我准备嫁妆，嘴里依旧嘟囔着那句：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。”

对于母亲的抱怨，我总是报之一笑，当妈的都是如此吧，不抱怨两句便不舒坦。可当我生了孩子后，才真正明白到母爱从来不是抱怨，而是一种无奈而甜蜜的将就。

儿子是我一个人带，我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他，他的吃喝拉撒睡决定着我的生活节奏，他饿了，即便我正在向编辑传稿，也得停下来去泡奶；他拉了，即便我正在吃饭，也得放下碗筷去给他收拾；他不开心了，我咬了半天牙，还是忍不住去抱住他……我也开始小声地念叨：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。”

因为只有前世欠了，才能说得通，为什么要对这么个小人儿无条件地去将就，去宠爱，去呵护。

儿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，我仍然在将就，这种将就将是一辈子，如同母亲，见到我仍然是把她藏起来的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任我挑拣，如果我不喜欢，又再默默地收回去。再没有一个人爱得这么卑微，这么心甘情愿，这么毫无原则地将就，因为这是母爱。